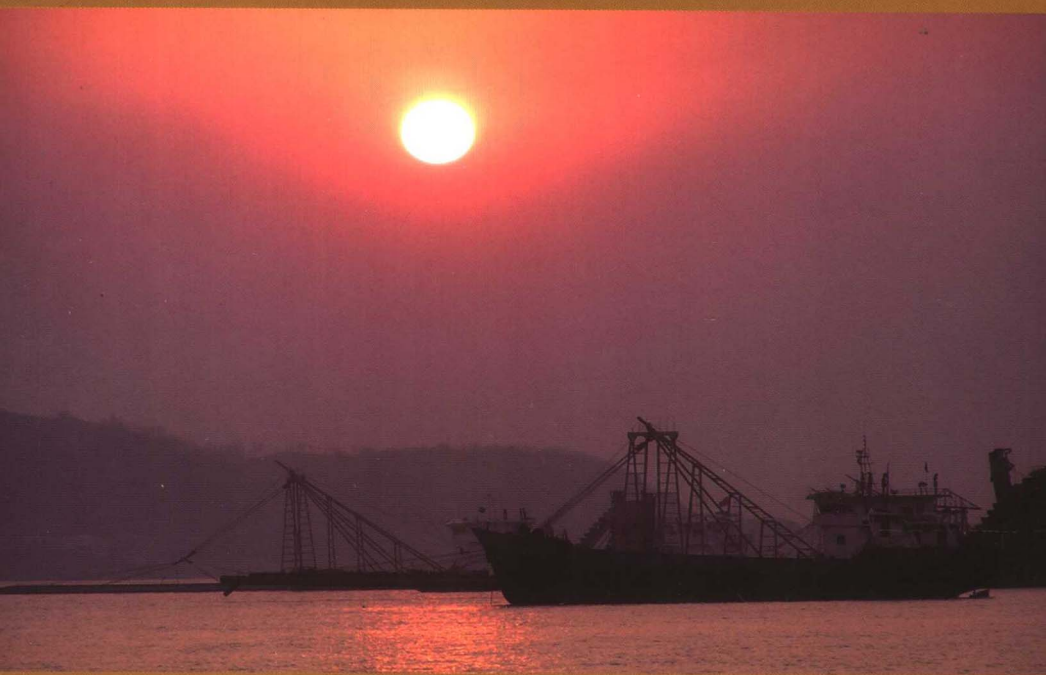


浙江定海作家丛书·散文卷

SANWENJUAN

诗 化 生 命

瞿明刚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诗 化 生 命

瞿明刚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化生命 / 瞿明刚著. -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6. 11

ISBN 7 - 204 - 08594 - 9

I. 诗… II. 瞿…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79766

浙江定海作家丛书

书 名	诗化生命
作 者	瞿明刚
出 版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发 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发行部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邮编:010001)
责任编辑	杜 哲
开 本	850 × 1168 大 32 开本
字 数	150 千字
印 张	6.5 印张
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1000 册
书 号	ISBN 7 - 204 - 08594 - 9 / I · 1787
定 价	全套 160 元(本册 17 元)



瞿明刚，笔名瞿塘潮，网名东海野人。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生于湖南省怀化地区辰溪县王安坪公社迎龙大队寨子冲村坳上。五岁随母亲迁移至长田湾公社水库，就读于旁山大队小学、旁山大队初中、火马冲区中学。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读于湘潭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获文学学士学位。毕业后执教于吉首大学中文系。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就读于南京大学文艺学专业，获文学硕士学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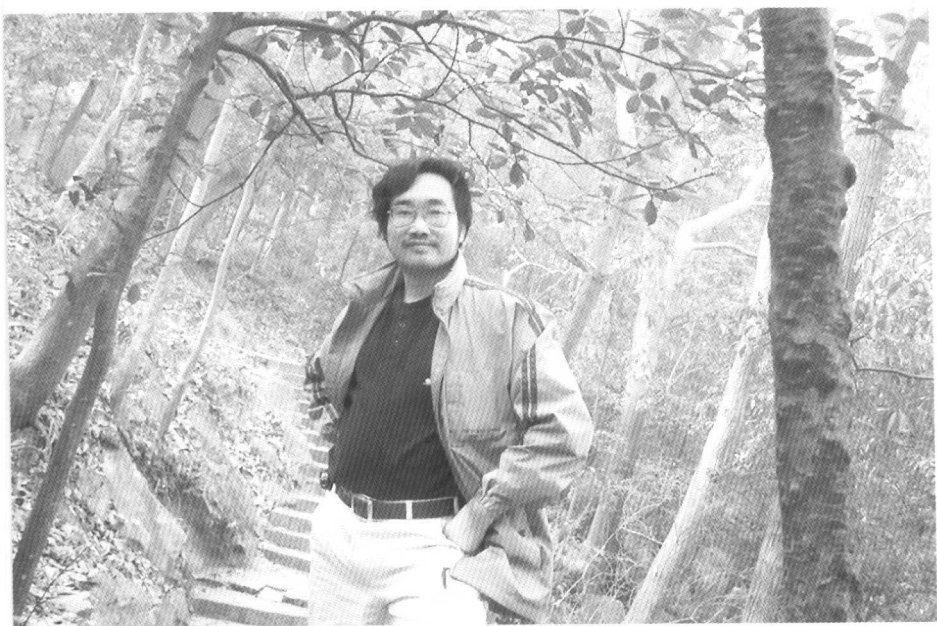
二十世纪最后四年，停薪留职在珠海唐家湾、深圳石岩镇和广州打工，做过私立学校教师、省级报纸编辑和记者。

二十世纪最后十九天踏上舟山群岛，现为浙江海洋学院副教授，定海区作家协会理事。

联系方式：

Quminggang007@163.com

浙江定海作家丛书·散文卷



自序

绝大部分地球人都忘记了自己的存在意义，但是，我们不能责怪我们自己——生物规律决定了：生存第一！

生存第一的原则使得我们迷惘了——人，到底是为了“生存”而“生活”，还是为了“生活”而“生存”？

“生存”就是“活着”，“生活”就是“诗意地活着”。

我们都没有脱离“生存”的境界，因此，我们要工作，要“搞关系”，要工厂，要田野，要工资，要奖金，甚至，有的人还工巧计算，厮杀拼搏，尔虞我诈，损人利己，巧取豪夺，投机取巧，蝇营狗苟！

但是我们可以渴望“生活”的境界，因此，我们有恋爱，有旅游，有休闲，有演出，有友谊，有艺术。

“生存”的困境不可避免，“生活”的渴望同样不可避免，甚至可以说，只有在生存的困境里才能超越困境。但是，毕竟“生存”是手段，“生活”是目的。

“生活”高于“生存”。

那个与纳粹同时代也就难免与纳粹发生点复杂关系的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 - 1976)严肃而悲感地告诉我们，我们生活的常态就是生存的窘态，是“被抛入的状态”。在“常态”里，我们忘记了自我，忘记了诗意，忘记了家园，忘记了人的无

限的自由和可能性,处于“烦忙”和“烦神”的“此在的沉沦”里,丧失自我,丧失本质。

他自己就经常被迫离开良心,离开人性,离开诗意的东西。因此,他名满天下也谤满天下。

然而,他的哲学毕竟被公认为是最人间化的哲学,他最有名的告诫就是来自荷尔德林的名言——

“充满劳绩,然而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诗意的生活是一种注重精神满足的生活,一种超越生存的人生境界。在面对人生的艰难险阻,顺流逆流之时,仍然能如闲庭信步。千古第一文人苏东坡在屡遭打击的人生旅途里开放了感官感知世界,体验丰富的情感,发掘隐藏在客体背后的诗意,与万物交流,达到了基于“生存”而超越“生存”的“生活”境界——“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不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前赤壁赋》)

《诗化生命》就是带着渴望“生活”的浪漫激情而产生的一部不成熟的文集。

《诗化生命》的终极思考是人生的诗化,生命的诗化,是使有限的生命得到永恒的家园的渴望。中国文化从屈原、老子、庄子,到李白、王维、苏轼,从《诗经》、乐府到唐诗、宋词,一直存在着存在的诗化和诗化的存在,一直在追寻着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的天人合一境界。

瞿明刚于舟山群岛

2006年11月6日

主 编：胡成尔

副 主 编：乐玲娜

钱君霞

白 马

孙和军

策 划：白 马

孙和军

封面设计：一 帆

诗
化
生
命

目
录

- 自序/1
湘西山石的审美/1
“人情”质疑/3
黄昏的意绪/5
湘西吊脚楼/8
爱情渴望与死亡恐惧/11
休闲与生命/14
湘西浪游记/17
夜读才女情书/21
男人挺不住了/25
医生？医死！/29
我的土耳其同事/31
创造情缘/34
婚介空城记/36
珠江在怒吼/38
美人计/41
骗得你幸福/43
富婆的穷丈夫/45

诗
化
生
命

目
录

- 乱抛媚眼/47
露营之美/49
其口不正/51
野浴天趣/53
大力士和美少女/54
模拟隐居/56
栖霞山/59
仙岩记瀑/61
骷髅——关于生命的沉思/63
大地书写/70
红颜扬州/87
悬水之门——定海历史与文化随想/100
海天佛国/110
千岛之巅/126
全景西湖/129
朱家尖石趣/144
东海宣叙调/147
红石万叠/151

诗
化
生
命

目
录

- 黄州赤壁/160
夔州诗魂/164
阳山碑材/170
楠溪江畔古村落/172
吻的美学和医学/175
湘西的路/183
川游琐记/185
智力操/200
成功！成功！/202

湘西山石的审美

中国的先民，分世界为金、木、水、火、土五行，而且说：“土精为石。”“精”者，究竟是指石头是土地的“精华”抑或是土地的“精灵”？

遥想远古，女娲氏炼五彩石以补天阙，先人藏身石洞，为了生存，耕种、田猎所用的石器也应运而生。石头，在远古可是关系生命存亡，生存久暂的材料。纵使在今日贵州镇宁的“石头城”，湘西桑植的“石头村”，石头还被赋予远古的实用价值，是人们须臾不离之物：石室、石床、石桌、石凳、石碗……普遍而又普通，俯拾即是而弥足珍贵。

我喜欢没有异貌，也无殊荣的石头。

我觉得，释石头为土之精华，未尝不可。

我还喜欢既奇形怪状，又名噪四方的石头。那置于庭院、书桌的假山石，瘦、皱、漏、透自成千岩万壑、层峦叠障的仙境。云南的大理石，那自然色泽，或扭结成云纹，或弥散为色晕，既有几何风味，又可幻化出鸟兽花草等生命形式。

我审视着假山石与大理石，体验着一种幻游和幻视的兴奋。

但是，在石头系列中，最令我心醉神迷，五体投地的，却是湘西的山石。它们或耸立于空中，或深偃于洞里，或裸露于地面，构成了巨石的王国、奇石的天堂。

张家界、索溪峪、天子山，是巨石的宫殿。它们在地质和美学风貌上的独绝，就在于那数千峰峦，无峰不石，无石不奇。其体积巨

大,往往超过《溪山行旅图》那突兀的巨峰;其孤立无倚,耸立上腾,往往造成游客心摇神驰的错觉。无论你站在巨大石柱的哪一侧,它们似乎都在向自己渺小的身躯压来。不过,一旦由绝壁和深谷而旋上峰顶,望远石连绵,望来路崎岖,自然又有一种“仰登天阻,俯降千仞”的博大气概,同登泰山而小天下绝无二致。游览武陵源风景的三大明珠,游人美感的精华不正是由山石的奇绝、巨大造成的由恐惧转为欣悦的崇高感吗?

九天洞、奇梁洞、火岩洞,是山石的又一奇观。那里的石笋、石柱、石幔、石帘、石花、石兽之多,怎能举其万一!桑植境内的中国洞王九天洞,简直是石头与水模范地面境界而成的一方仙境。那绵延上百里的阴河,那宽阔幽深的湖泊,那湖中小岛,那岩间飞瀑,在溶洞系列中是少见的,它突破了溶洞景观“洞洞相似”的规律。奇梁洞“象绝”了的雪松、冰川、丛林、古笋,令人神思超越时空而直如神游大千世界。

湘西的山石,使敏感的人获得以自身的肢体、筋肉“内幕仿”石头形势的生理快感;使喜爱幻想的人获得巨石象形某物的再创造的乐趣;使豪气溢胸的人与石头的粗硕、雄奇产生共鸣。

哦!湘西的山石!那份幽冥,是宗教情绪的宣泄处;那份独绝,是自我人格的象征物;那份神秘,是文学灵感的启迪者。无论作为一种纯粹的形式;抑或作为一种象征的启迪,湘西的山石都是美的。

山石是湘西大地的精灵,是山地人的哲学。

我想,释石为土之精灵,似乎更妙。

(原发《风景名胜》1989年第2期)

“人情”质疑

当马克思揭开罩在西方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脉脉的面纱”，将其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暴露无遗时，中国人耻之，以为泱泱中国，礼仪之邦，是世界上最富有人情味的国度，引为自豪自傲。

然而，挑开这块遮羞布瞧瞧，事实果真如此么？

中国古代对情的较早界说有《荀子·正名篇》里的一句话：“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儒家大多比较重视情的适当渲泄、升华，颜渊死了，孔子大哭；在有丧事者旁边吃饭，他只吃个半饱，还以哭代歌，但孔子主张情绪的中和：怨而不怒，哀而不伤。道家人物则主张无情，那个骑青牛离职的李耳，在强梁世界面前幻想一个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世界。还有庄子，他主张“有人之形，无人之情”，妻子死了，他鼓盆而歌，典型的超越心理。墨家的首席代表墨翟渴求兼爱，但也主张不怒。通观古哲言行，人的天然情绪、情感是被大大地加以改变了。孔子为中国人的温柔敦厚之心、谦谦君子之风莫立了基石。老子为只扫雪不管霜的看客心理铺设了路轨，养育了一代又一代驯良的安全型国民。墨子兼爱的呼声太微弱了，竟也被斥为禽兽的理论。终于导致我们在人情维度上的缺漏：我们看客般缺少博爱，“君子”般缺少怒胆，奴仆般缺少自主，木偶般缺少欲望。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具有道德感的民族，学者们以“耻感文化”概括之。每一个中国人莫不在精神上穿戴着一层厚厚的道德外套，以防世人的冷眼、冷面、冷嘲。耻感文化造就了见义勇为、视死

如归,舍生取义的优良品质,却更多地(在和平时代)衍生出了“非我症”及流行的面子观念。乘车争着买票,吃饭争着付款,看戏争着掏腰包,代买往往变成买送……这一切都基于对自身形象的善的道德化期待,甚至是对双方关系的利益化操控。行为者担负着塑造自身慷慨大方,重义轻利的形象的重责。然而,当事者心里的体验却绝对是——平摊比独当要好。事太简单,人太复杂,结果使得复杂的人做不出简单的事,外表的真心实意掩饰着内心的老大不快。

分分秒秒的道德感,时时刻刻的角色化,实际上塑造不出真实的人,它只能导致“世界大舞台”,人人都在演戏。封闭、苍白、单一、方正,这是传统中国人的僵死形象。

似乎他们有四海一家的博大胸怀,还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广泛情谊。实际上中国宗法制农耕社会是以身为家之本,家为族之本,族为国之本,“国”与“家”的含义上曾经相叠相交。“四海一家”反映了人们从自身一家出发将情谊推向“四海”的家族本位态度,愈往外推,情份越少,这叫亲疏有别、远近有别、贵贱有别。中国人侧重亲情、友情、爱情、乡情,这可以从儒学言论得到佐证:孝、悌、信、义等基本道德命题都是对内不对外的,对陌路人的博爱、慈悲、同情、正义、公平少得可怜。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之所以易为传颂,就是因为大家都不常“不平”,不常“拔刀”。“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是说陌路人之不可靠,还揭示了中国人情的实用目的。送礼的钱叫“人情钱”,送礼又称“送人情”,无财不成礼,无钱不成礼,无钱不成情。所谓“人情”,到如今差不多完全滤去了这个词本身固有的含义,成为“关系网”的代称,万众一心用“柔情似水”的手,编织出一张张密密麻麻的“关系网”,只不过由于网眼过多过密,使外人不易看出其中赤裸裸的金钱利害关系罢了!

(原发 1989 年 1 月 31 日《新闻图片报》)

黄 昏 的 意 绪

银河系最接近蓝色“水球”的那颗恒星，偏向西天了。接着，这颗光照万古的太阳暂时落入荒原草莽丛中。这是中国会意字“暮”所展示的一个镜头。镜头中白昼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黄昏——那个令地球一半的人们同时感伤，同时缺憾，又期待什么的苍茫时分。

黄昏的“昏”字，初始形态是“用人俯身提日之状表示已日落地下”（康殷释辑《文字源流浅说》）岂只如此？那提日之人形显得多么着力，昭示了人类面对黄昏的独有心绪。

黄昏是当归时分。传说中有位老人歌唱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这首《击壤歌》浓缩了古人生活的基本情形。你看，红日西沉，鸟雀相呼，奔林而入，山寺徒增寂寞，打鱼的罢渔而归，采樵的负薪下山，行客则在酒期落下的时候心思投宿。黄昏之时，在大自然是鸟归巢，兽归穴，在人类则是实际上或虚想中的团聚。当丈夫或远征边塞，或宦游他乡，因而当归未归时，居家的妻子则心生怀远之意，与丈夫的盼归形成一种双向思念的意绪。《诗经》就弹响了第一个黄昏怀远的音符——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埭。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鸡栖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无饥渴？

它以田园的气息开启了中国文学闺怨和暮愁的主题传统。黄昏的幽怨与期待，因了战乱的频繁、交通的阻塞，往往变化成对生离死别的哀叹。这哀叹，发为胡笳之鸣、羌笛之响，映着烽火与夕晖。“日昏胡笳乱”的军旅情绪，与“金闺万里愁”的思妇柔肠，交织出古代感人至深的相思主题。“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则耐人寻味，诱人咀嚼黄昏的孤独与寂寞。

黄昏又是闲暇时分。白天的时间犹如一股狂流，夜晚则酷似一个黑洞，黄昏便恰似一道裂缝，隔离着白昼的生计奔波与夜晚的寂然无为。此时此刻，身体松懈而心灵躁动。人们在自由闲散的黄昏渴求美的享受，“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日暮待情人，维舟绿杨岸”，期待，焦灼，但清丽而怡人。现代人则倾心在黄昏之际信步市街，寻找陌路人的片刻凝视，或者邀伴而入舞厅、酒吧，寻求艺术的享受与情感的交流。这，是人类对孤独的逃避，对交流的渴求。一旦这类精神需要受阻，便易生闲愁、清愁。“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照却深深院”是无事的清愁；“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是无侶的哀愁。黄昏以闲暇搅动人们的五脏六腑，使人们生出最哀怨的相思最深刻的期待。一位日本哲人说：“可以通过身体了解精神是什么，我可以在运动中欢乐，欢乐甚至使我的运动更为活泼。我可以在运动中发怒，怒气甚至使我的运动更为激烈。但是，当我感伤时就必须停止运动，至少对我来说需要保持近乎于静止的状态。”

“人禀七情，应物斯感”，这是中国古代天人感应的哲学观念。现代格式塔心理学也发现，人的生理、心理与自然事物虽然存在质的差异，但在表现形态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或“同构”。勃勃生气又称朝气，精神萎顿可形容为暮气沉沉，秋草可喻白发，老年又叫暮年。人的一生显然地被喻为自然的一日或一年。“朝为媚少年，夕暮成丑老”，黄昏之时便令人联想到生命向死寂境界的逼近，极易生